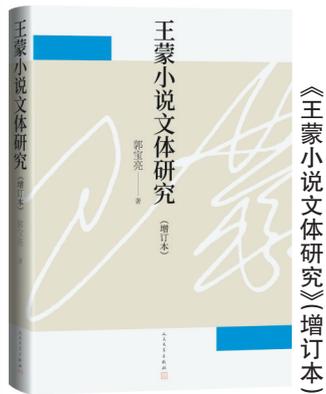


创作70载还在继续 90岁王蒙：写作仍要变法求新

生于1934年的作家王蒙，已经90岁了。自他1953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71年。71年的时光足够一个人从青丝变白发，从年少入古稀。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作家，他的个人履历伴随着共和国一道成长，创作链条反映着共和国发展轨迹，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恰好活到了历史的关键点上”。2019年，王蒙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作为一个在中国当代文坛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作家，目前对于王蒙作品的研究还不够充分。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王蒙小说文体研究(增订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王蒙作品研究的不足。



《王蒙小说文体研究(增订本)》



王蒙

从小说的语言形式切入分析 整体上可以称为“立体小说”

作为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家，王蒙在文体创新方面颇有建树，从早年的意识流尝试，到晚近小说中的诗化、哲学化、散文化尝试，无不体现了一个创作者求新求变的创作心态和自由开放的创作观念。王蒙的文学作品在美学上的价值也同样不可忽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以单纯的情感、明快的风格、抒情的笔致书写金光闪闪的青春，激励了几代青年人的拼搏奋斗，被评论家誉为共和国文学精神谱系与文学气质的开篇之作。

《王蒙小说文体研究(增订本)》准确把握王蒙小说创作中的变与不变，归纳出王蒙小说的文体特征，通过探讨小说的语言、叙述个性、文体语境和作家文化心态等，触摸小说文本的内在文化精神，探讨作家的叙述个性、文化取向和对生活和现实的理

解，揭示小说的学理蕴涵和社会文化语境，力图呈现王蒙小说文体创新的意义和局限。该书出版后，得到学术界好评，并曾出版繁体字版。

此次再版，该书作者郭宝亮修订了之前的表述，增补了近十五年追踪研究王蒙的研究成果。童庆炳教授认为，该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从王蒙作品的实际出发，不是对现有理论框架的生搬硬套，而是对“文化诗学”理论构想的实践。甚至连王蒙也感到，从自己小说的语言形式切入进而展开论述，以前从没有人做过。

郭宝亮是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书中提到，王蒙小说文体的总体特征就是杂糅性、包容性、整合性与超越性。杂糅性是王蒙文体的外在特征，包容性是杂糅性的内在肌理，整合性与超越性则是王蒙小说文体的基本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因此我们可以在整体上把王蒙的小说称为“杂体小说”或“立体小说”。

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王蒙作品 逾2000万字囊括创作70年全稿

为庆祝“人民艺术家”王蒙从事文学创作70年，《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70年全稿》也在202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王蒙作品，逾2000万字，编为8编61卷(包括附录1卷)，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读书记、创作论、《红楼梦》及诸子经典研读、人生回顾、历史述论、演讲对话访谈等，内容极为丰富，风格非常鲜明。该书是“人民艺术家”王蒙写作生涯的全面总结，展示了他写作70年的辉煌成就和他对中国文学、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政治史、文化思想史的一个鲜明旁注。

此外，“青春作赋思无涯——王蒙文学创作70周年展”“笔墨春秋——王蒙文学创作70周年作品展”和“新中国文学的‘金线’与‘瓔珞’——王蒙文学创作70年文献展”，目前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典籍博物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出。

如今的王蒙，还在阅读，还在写作，还有新的小说作品发表在文学刊物上，对于ChatGPT等新鲜事物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说：“我现在写作的心情是要拼全力，努力把拙作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要变法求新，甚至追求一种极限写作。”

对于“青春”与“耄耋”，王蒙的解读很诗意，“一道青春一道青春垒到最后，就是耄耋之年。把耄耋之年切成薄片，透明一点，就是青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漫步川藏的文化之旅

——读蒋蓝《西南风物笔记》

□王涛

风物一词最早出自东晋陶渊明《游斜川》诗序，“天气澄和，风物闲美”，意为一个地方特有的景物。毫无疑问，川藏的风物是独特而绝美的，但我却只在几年前出差时去过一次成都，杜甫草堂前匆匆一瞥便结束了蜀地之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好在，我读到了蒋蓝这部《西南风物笔记》，于是，便有了一次漫步川藏的文化之旅，大有收获。

旅游和读书应该是我钟爱的两种生活方式，但在忙碌的日复一日中，那点卑微的意趣不断被消磨。有限的时间被工作和家庭所剥夺，想象中的旅游只能停留在想象中。说走就走谈何容易，至少我做不到。但我的心终究是要反抗的，反抗的方式就是用思想的遨游代替双足的远行。蒋蓝的《西南风物笔记》我读得很慢，前后花了大约3个月时间，主要是因为反复读了很多遍，以至于对书中所介绍的每

一处美丽风景、每一个文化标志、每一段历史掌故、每一种生态地标都烂若披掌，因为，我是如此迫切地想要接近和了解神秘而又美丽的巴蜀文化和藏地景观。一语而概之，正是“西南之风物”。

在这本书里，我结识了巍巍川藏。木雅贡嘎雪山号称蜀山之王，藏匿在雪山森林里的猛犸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早在1928年就冒着生命危险领略了这些或雄奇壮阔或如梦如诗的美景，尽管他对山峰的测量从未准确过。于是，这皑皑的雪山便裹挟着茶马古道的碉楼、海子山口的岩石和扎溪卡草原的嘛呢堆在转经声中刺入我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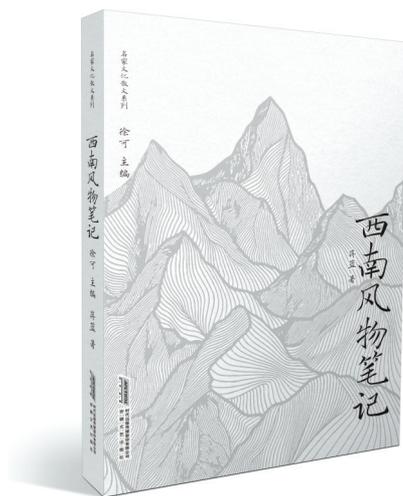
在这本书里，我读到了千年沧桑。“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这两句诗，想必知道的人不少，但了解花蕊夫人轶事的人可能并不多。后蜀主孟昶的宠溺，宋太祖赵匡胤的爱慕，都从侧面反映出这位奇女子不凡之处。面对灭亡后蜀的“敌酋”赵匡胤，能做出这样的诗句，更是将其深藏在柔弱中的无惧展露无遗，也无怪其死后能被后人尊为花神。

在这本书里，我邂逅了雪山精灵。蒋

蓝一定是特别钟爱豹这种充满野性、神秘和力量的精灵的，又或者豹与川藏文化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作为川藏文化的研究者和书写者，他不得不特别重视豹——神山之巅的守卫、绿雪中的精灵。我这才明白，无论是文豹、猎豹还是雪豹，自由与骄傲才是它们高贵的灵魂，而我们日常所见的铁栏杆后面的豹，那只是一种名叫豹的动物罢了。

在这本书里，我咀嚼了诗与远方。无论是雪山脚下的稻城亚丁、蓝月山谷的村庄邓坡还是水天迷离的纳木错、野性奔流的雅鲁江，对于我来说都是充满诗意的远方。我不曾去过这些地方，但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等着我，如此的美好，让我充满渴望。心中不由弥漫起一些切切的情怀，会有一种现在就出发的冲动，想要看遍祖国的壮丽山河。于是，便欲与蒋蓝隔空相约：他日若有暇，可同游蜀地，并请君为向导乎？

其实，蒋蓝本就是一个诗人，虽然《西南风物笔记》是一本散文集，但优美的散文向来是充满诗意的，哪怕写的是生活琐事，也是如诗般静静流淌的岁月，更遑论蒋蓝所描绘的乃是人间大美。当我读到“面对被孔雀的金风吹拂的牡丹，陈子庄只能跨



《西南风物笔记》作者供图

上一头斑斓的金钱豹，用豹须之笔绘出那一种刻骨的相遇”时，读到“绚丽的火树银花唤醒了一个沉浸在水底的梦，梦在水面舒展腰身，在扩大的河面玉体横陈，就像马桑树流泻的火焰”时，读到“那一夜我在冷杉林里穿行，听到一个声音在身后叫我，猛然回头，一棵树把我拦腰抱住”时，读到“火是黑暗的动词，黑暗是火的钩句……”时，我更加确定，作者是在用诗的语言带我去领略千山之巅、万水之源的雄浑瑰丽，体悟峥嵘蜀道、天府秘境的奇幻秀美。

这是一部记载了西南风物的笔记，也是一首从雪域高原流淌下来的散文诗。